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霞川集卷三
四

詳校官侍講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震川集卷三

明　歸有光　撰

論　議　說

天子諸侯無冠禮論

儀禮有士冠禮無天子諸侯冠禮非逸也記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

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明天子諸侯大夫之無冠禮也冠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故冠必有主人孤子則父兄戒宿盩父兄以成人之禮責子弟也天子為元子之時以士禮冠所謂有父在則禮然也設不幸君終世子未冠則冕而踐阼斯為踐阼之禮而已矣已奉宗祧君臨天下將又責之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乎家語稱孔子荅孟懿子之問吾取焉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

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曰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此孔子之遺言也益以祝雍頌公冠之篇焉則誣矣公冠曰公冠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既醴降自阼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玄端其酬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天子儗焉曰自為主曰賓降阼嫌尊矣夫非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也且禮自上達而曰天子儗冠何也此非

孔氏之言也周衰先王之禮不具傳者既失其本但知其畧而欲求之於詳而不知禮之失在於畧而又患於求詳之過公冠又曰公冠四加玄冕左傳季武子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蓋務為天子諸侯士庶之别而不知先王制冠禮之義所以同之於士庶者也

公子有宗道論

大傳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夫公子之别子爲祖者也何以爲宗曰公子非宗也不爲宗而宗之道出焉耳公子之大宗者公也已自别於正體無大宗矣雖其子爲繼别之宗猶繼禰也迨五世當遷而後不遷之宗於是乎出未及五世猶小宗也所以

謂之小宗而無大宗也公子雖無大宗而不可謂之非
大宗之祖雖為大宗之祖而未及乎繼禰之子所以謂
之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公子一人焉而已無大宗是有
無宗也無小宗是亦莫之宗也故曰公子非宗也非宗
故謂之別子別子故為之祖為之祖故公子之公為其
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而宗之道於是乎
出先王之立宗大抵因別子之嫡庶而已二世之庶宗
其繼禰者之嫡三世之庶宗其繼祖者之嫡四世之庶

宗其繼曾祖者之嫡五世之庶宗其繼高祖者之嫡而為小宗之道出矣六世之庶宗其繼別者之嫡而為大宗之道出矣小宗四大宗一并而為五宗而其變至於無窮皆自於公子故曰不為宗而宗之道出焉也鄭氏曰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所宗者嫡則如大宗死為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為其妻齊衰三月無嫡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是公

子有此三事也鄭以此為公子之宗道則非別子為祖
之義矣夫宗有散有合族人不得以戚戚君於是乎散
故號別子者以之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為小宗於
是乎合故號為小宗者以之先王之道由祖而宗猶木
之由本而為枝也得其祖則兄弟相宗而宗之法行不
得其祖則兄弟不相宗而別子之義起今使公子自相
宗夫公子不得祖先君矣宗於何生且非先君之正體
皆庶也而鄭又為嫡庶之說過矣別子者宗之始也不

可以亂故先王正其始正其始者正其別也魯之三桓鄭之七穆古之遺制也

貞女論

女未嫁人而或為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為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男女無自相昏姻之禮所以厚別而重廉恥之防

也女子在室唯其父母為之許聘於人也而已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既備壻親御授綏母送之門共牢合巹而後為夫婦苟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為奔而已女未嫁而為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也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

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弗敢嫁而許諾固其可以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夫壻有三年之喪免喪而弗取則嫁之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不繫於夫也先王之禮豈為其薄哉幼從父兄嫁從夫從夫則一聽於夫而父母之服為之降從父則

一聽於父而義不及於夫葢既嫁而後夫婦之道成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女子固不自知其身之為誰屬也有廉恥之防焉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改適為其夫死者之無謂也或曰以勵世可也夫先王之禮不足以勵世必是而後可以勵世也乎

譜例論

世之為譜學者稱歐陽氏蘇氏予考二家之書小異而大同葢其法使族人各為譜而各詳其宗夫人各詳其

宗則譜大備而可以至於無窮此其善也而蘇氏又曰古者惟天子之子與始為大夫者而後可以為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為族譜皆從小宗而虛其大宗之法而予之為說異于是夫古者有大宗而後有小宗如木之有本而後有枝葉繼禰者繼祖者繼曾祖者繼高祖者世世變也而為大宗者不變是以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而不至於散者大宗以維之也故曰大宗以收族也苟大宗廢則小宗之法亦無所恃

以能獨施於天下予又以為譜者載其族之世次名諱而已其所不可知者無如之何其所可知者無不載也夫使世次名諱之既詳則不必縣定以為宗法而宗法存焉耳故歐陽氏蘇氏以有法治無法吾以無法寓有法是吾譜之所以異也

水利論

吳地庳下水之所都為民利害尤劇治之者皆莫得其源委禹之故迹其廢久矣吳東北邊境環以江海中猪

太湖自湖州諸溪從天目山西北宣州諸山谿水所奔注而從吳江過甫里經華亭青龍江以入海葢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淞江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填淤反土之患湖田膏腴往往為民所圍占而與水爭尺寸之利所以松江日隘昔人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別鑿港浦以求一時之利而松江之勢日失所以沿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于股海口遂至湮塞此豈非治水之

過與畚宋揚州刺史王濬以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欲從武康紵谿為渠浛直達於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者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别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也太倉公為人治疾所診期决死生而或有不驗者以為不當飲藥針灸而飲藥針灸則先期而死後之治水者與其飲藥針灸何以異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欲圖天下之大功而不知行其

所無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嗟夫近世之論徒區區于三十六浦間或有及于松江亦不過疏導目前壅滯如浚蟠龍白鶴匯之類未見能曠然修禹之跡者宜興單鍔著書為蘇子瞻所稱然欲修五堰開夾苧干瀆以截西來之水使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藪澤天所以瀦東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為民之害亦為民之利就使太湖乾枯于民豈為利哉太史公稱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禹治四海之水而獨以河為務

余以為治吳之水宜專力於松江松江既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或曰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吳地尚有婁江東江與淞江為三震澤所以入海非一江也曰張守節史記正義云一江西南上太湖為淞江一江東南上至白蜆湖為東江一江東北下曰婁江本言二水皆松江之所分流水經所謂長瀆歷河口東則淞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者也而非禹貢之三江大抵說三江者不一惟郭景純以為岷江浙江

松江為近益經特紀揚州之水今之楊子江錢塘江松江並在揚州之境書以告成功而松江由震澤入海經益未之及也由此觀之則松江獨承太湖之水故古書江湖通謂之笠澤要其源近不可比擬楊子江而深潤當與相雄長范蠡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非岷江浙江松江而何則古三江並稱無疑故治松江則吳中必無白水之患而從其旁鉤引以漑田無不治之田矣然治松江必令潤深水勢洪壯與楊子江埒

而後可以言復禹之跡也

水利後論

單鍔以吳江堤橫截江流而岸東江尾茭蘆叢生泥沙漲塞欲開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去漲土鑿堤岸千橋走水而於下流開白蜆安亭江使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雖知松江之要而不識禹貢之三江其所建白猶未卓然所以欲截西水壅太湖之上流也蘇軾有言欲松江不塞必盡徙吳江一縣之民此論殆非鍔之所及

今不鐫去堤岸而直為千橋亦守常之論耳崇寧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考禹貢三江之說以為太湖東注松江正在下流請自封家渡古江開淘至大通浦直徹海口當時惟確欲復古道然確為三江之說今亦不可得而考元泰定二年都水監任仁發開江自黃浦口至新洋江江面財濶二十五丈仁發稱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然二里即江之湮巳久矣自宋元嘉中滬瀆巳壅噎至此何啻千年郟氏云吳松古道可敵千浦又江旁

縱浦鄭氏自言小時猶見其濶二十五丈則江之廣可知故古江蟠屈如龍形葢江自太湖來源不遠面勢既廣若徑直則又易泄而湖水不能蓄聚所以迂迴其途使如今江之淺狹何用蟠屈如此余家安亭在松江上求所謂安亭江者了不可見而江南有大盈浦北有顧浦土人亦有三江口之稱江口有渡問之百歲老人云往時南北渡一日往來僅一二迴可知古江之廣也本朝都御史崔恭鑿新道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巡檢司

又自新涇西南蒲滙塘入江自曹家河直鑿平地至新塲江面廣十四丈夫以郟氏所見之浦尚有二十五丈而都水所開江面財及當時之浦至本朝之開江迺十四丈則興工造事以今方古日就卑微安能復見禹當時之江哉漢賈讓論治河欲北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北入海當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以為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若惜區區瀦沙葑蘆之地雖

歲歲開浦而支本不正水終橫行今自嘉靖以來歲多旱而少水愚民以爲自今不復見白水之患余嘗聞正德五年秋雨七日夜吳中遂成巨浸設使如漢建始間霖雨三十日將如之何天災流行國家代有一遇水潦吾民必有魚鼈之憂矣或曰今獨開一江則其餘溪港當盡廢耶曰禹決九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江流既正則隨其所在可鉤引以溉田畝且江流浩大其勢不能不漫溢如今之小江尚有勦娘江分四五里而合者則

夫奇分而旁出古婁江東江之跡或當自見且如劉家港元時海運千艘所聚至今為入海大道而上海之黄浦勢尤洶湧豈能廢之但本支尊大則支庶莫不得所矣

三途並用議

有光為都水司試吏太子太傅司空公以章奏課諸進士承命作三途並用議

議曰所謂三途者進士科貢吏員也國初用人有徵聘有

賢良方正有才識兼人有楷書有童子諸科其後率多罷廢承平以來專用進士科貢吏員是三者初未嘗廢而通者欲新天下之吏治於科貢吏員之中稍加不次之擢故有三途並用之說其實前此未嘗不並用也愚以為朝廷欲收用人之實效於科貢吏員所宜加之意者當先清其源益清其源而後其末流可治也今進士之與科貢皆出學校皆用試經義論策試進士不中入國子為舉人監生試舉人不中循年資而貢之入國子為

歲貢監生非若漢世賢良孝廉對策與博士弟子判然為二其實一途而已然進士升於禮部為高選舉人之下第與歲貢國家亦不輕以待之故使之學於太學以觀其成苟成矣雖任以進士之官可也今成均教養之法不具獨令以資歷待選而已非復如古之舍法此其科貢之源不清也吏員之在古本與士大夫無別異迨後流品既分遂為異物士人不復肯詘辱於此故本朝資格吏員崇者止於七品多用為掾幕監當筦庫之職

非保薦不得為州郡則吏道本不可與儒者並然其始皆自藩憲衛府州縣所署置猶有前代辟舉之遺法而今則自始為吏先責其輸納自提控以下至於吏典但以所輸之貲第其出身之等差此吏員之源未清也夫欲使舉貢之得人在於修太學之法而科貢可用矣欲使掾幕監當之得人在於遵辟舉之舊而掾幕監當筦庫可用矣然吏者止可以循資如祖宗之制非得與科貢並也愚於科貢猶有說焉會試有甲乙榜益乙

榜即亦舉人之中式者特限於欽定之制額故次之乙榜授以教職其實進士無異今特以敗卷置乙榜而與乞恩者槩與教職則教官之選輕矣歲貢本以州縣之俊如往年所謂選貢者今不本洪武舊制而專累日月則歲貢無少俊者可施以成均之教矣愚又怪夫今之未有以清其源而壅其源者又不止也自納粟買馬空運納級之例日開吏道雜而多端官方所以日繆也而科貢吏員皆繇此而妨閡矣故欲振飭吏治莫若清其

源而無壅之凡此皆於格例之中修其廢壞耳於此二者其源既清於格例已復其常而於其間簡其卓異加不次之擢蓋天下奇俊之士少而中庸之士多王者之道先為其法以就天下中庸之士而精神運用獨可於奇俊之士加於其法之外而不為法之所限此其所以能鼓舞一世之人材也或曰子謂吏道不得與儒並先朝如尚書徐晞知府況鍾皆至顯用者何也曰此又不可以吏之途論也蓋先朝用人時取之常格之外宋景

濂一代文章之宗楊士奇三朝輔相之首皆以布衣特起乃遂掌帝制典機密豈謗謗於循塗者益自古中世猶未嘗不事旁招俊乂博採聲望側席幽人思遲多士今百餘年寥寥未之見而專以資格進敘今亦頗若其膠束伏隘而未能曠然也是以思為三途並用之說愚以為非大破因循之論考國家之故事追三代兩漢之高蹤以振作鼓舞一世之人材恐不足以剗累世之宿弊而收用人之實效也謹議

馬政議

竊惟古之馬唯養於官而其養之於民者官初無所與司馬法甸出長轂牛馬及所謂萬乘千乘百乘此皆寓兵於農有事則賦調而官不與知也惟其養於官者如周禮校人牧圉之屬與月令所載其養之之法備盡此則官之所自養也夫周之時既養馬矣而民之馬官有不與是以民各自以其力養已之馬而無所不盡其心故有事徵發而車與馬無不辦也漢之苑馬即校人之

王馬而民間私牧官無所與而皆得以自孳息故街巷
有馬而橋姚以致馬千匹逮武帝出師馬少而始有假
母歸息之令亦兵興一切之制非久用也秦漢以來唐
馬最盛皆天子所自置監牧其擾不及於民而馬之盛
如此我國家苑馬之設即其遺意然又於兩京畿河南
山東編户養馬乃又兼宋人保甲之法益不獨養於官
而又養於民也今監牧之馬未見蕃息民間牧養又日
以耗且以今畿郡之養馬言之夫馬既繫於官而民以

為非民之所有官既委於民而官以為非官之所專馬烏得而不敝自其立法之初已知其弊必至於今日也且天下有治人無治法苟能如其舊而得人以求實效亦未嘗不可以籍其用也今保馬既不可變而於其間又不能守其舊往往數為紛更循其末流而不究其本始愈變而愈敝必至於不可復為而後已此今日天下之事皆然而非獨馬政也嘗考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戸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戸共養馬一匹

以丁多之家為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羣頭羣長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糧草之半每加優卹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馬之利則馬亦何憂於不蕃也今顧不能修其舊而徒以法之敝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為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為於是民不

以養馬為意而以輸銀為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輸子粒為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買俵為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應天太平等處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於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既

無事於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為姦偽而為利已之圖有駒不報而工於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顧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絕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衛文秉心塞淵致騋牝之三千魯僖以思無邪致馬之斯徂夫官民一於為利以相欺何望於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為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徵解畧不思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為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驍健良馬冀之所産昔

人所以謂此地王不得無以王覇不得無以覇者也今
舉冀之良産盡棄之一旦國家有事西邊之馬可得以
為畿内用乎古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
可不復也今欲講明馬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
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
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管
馬官羣長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寛其力
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為已馬矣又修金牌之

制通開互市益得好馬别賦之民以為種馬而有司加
督視之洪武永樂之舊猶可復也益修茶馬而渥洼之
産至矣弛草地而垌牧之息繁矣卹編户恣芻牧而烏
倮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
神京防後患者豈淺淺哉抑古之相衛邢洺皆有馬監
即皆今之畿輔地也如使盡覈官民所耕佃牧馬草塲
盡出之與夫犂不墾者皆立埄堆以為監牧之地而盡
歸於苑馬宋人户馬保馬之法雖罷之可也何必規規

然沿其末流而日事紛更乎

禦倭議

日本在百濟新羅東南大海中依山島以居當會稽東與儋耳相近而都於邪摩堆所謂邪馬臺也古未通中國漢建武時始遣使朝貢前世未嘗犯邊自前元於四明遂互市逆因之鈔掠居人而國初為寇始甚然自宣德以後金線島之捷亦無復有至者矣今日啓戎召釁實由中國姦民冒禁闌出失於防閑事今已往追悔無

及但國家威靈所及薄海内外罔不臣貢而蕞爾小醜
敢肆馮陵魏正始中宣武於東堂引見高麗使者以夫
餘涉羅之貢不至宣武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東
裔黠悍實得征之方貢之愆責在連率故高麗世有都
督遼海征東將軍領東方中郎將之號今世朝鮮國雖
無專征之任而形勢實能制之況其王素號恭順倭奴
侵犯宜可以此責之不然必興兵直擣其國都繫累其
王始足以伸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李勣蘇定

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而元人五龍之敗此由將帥之失使中國世世以此創艾而甘受其侮非愚之所知也顧今日財賦兵力未易及此獨可為自守之計所謂自守者愚以為祖宗之制沿海自山東淮浙閩廣衛所繹絡能復舊伍則兵不煩徵調而足而都司備倭指揮俟其來於海中截殺之則官不必多置提督總兵而具奈何不思復祖宗之舊而直為此紛紛也所謂必於海中截殺之者賊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敵我也又多飢

之惟是上岸則不可禦矣不禦之於外海而禦之於內海不禦之於海而禦之於海口不禦之於海口而禦之於陸不禦之於陸則嬰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宜責成將領嚴立條格敗賊於海者為上功能把截海口不使登岸亦以功論賊從某港得入者把港之官必殺無赦其有司閉城坐視四郊之民肝腦塗地者同失守城池論庶人知效死而倭不能犯矣

備倭事畧

倭寇犯境百姓被殺死者幾千人流離遷徙所在村落為之一空迄今踰月其勢益橫州縣屢屢嬰城自保浸淫延蔓東南列郡大有可慮即今賊在嘉定有司深閉固閉任其殺掠已非仁者之用心矣其意止欲保全倉庫城池以免罪責不知四郊既空便有剝膚之勢賊氣益盛資糧益饒并力而來孤懸一城勢不獨存此其於全軀保妻子之計亦未為得也見今賊徒出没羅店劉家港江灣月浦等地方其路道皆可逆知欲乞密切差

兵設伏相機截殺彼狃於數勝謂我不能軍往來如入無人之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古之用兵惟恐敵之不驕不貪法曰卑而驕之又曰利而誘之今賊正犯兵家之忌可襲而取也訪得吳淞所一軍素號精悍倭賊憚之呼為白頭蟲去歲宗百户馮百戸見倭船近城倉卒與敵為其所殺有司不加矜恤反歸罪於二人自後人以為戒又城壁崩圮半落海中且累年不給軍糧士皆飢疲往往乞食道路遂致新城失陷翻為賊巢嘉定上

海之勢日以孤危今乞召新城失事指揮令收還散卒許以贖罪要以厚賞俾於賊所入嘉定及往南翔等要路阻隘之處長鎗勁弩設伏以待之又新城敗散之餘所存約二百餘人人數寡少乞募沿海大姓沈濮蔡嚴黄陸等家素能禦賊及被其毒害者并合為一專為伏兵及往來遊擊賊自不敢近太倉嘉定松江矣且因新城之軍俟便襲擊城可復襲而有也法曰善守者守其所不攻又曰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今所謂守城者

徒守於城之內而不知守於城之外惴惴然如在圍城之中賊未至而已先自困矣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故唇亡而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夫蘇州之守不在於婁門而在於崑山太倉太倉之守不在於太倉而在於劉家港此易知也今賊掠羅店等處已盡必及南翔賊據南翔奪民船以入吳淞江一日可至葑門即蘇州危矣南過唐行則松江危矣今聞又至太倉穿山等處即常熟危矣故欲害之使不得至所以為守也然所謂設伏為

奇兵又時出正兵相為表裏而後可也又嘉定近海為內地保障其縣令恇怯不知兵乞委任百姓所信向如任同知董知縣武指揮等協力主決兵事知縣備辦糧食不得從中沮撓倘有疎虞即蘇松二郡不可保矣又考得白茆舊有白茆寨劉家港舊有劉家港寨青浦舊有青浦寨此皆前朝撥置軍士備倭之所蓋以春夏巡哨秋冬還衛又白茆吳塘茜涇劉家港甘市等處各有烟墩烽火相接以此見往時備倭之跡今疎濶如此欲

以上城自固不可得也又訪得賊中海島夷洲真正倭種不過百數其內地亡命之徒固多而亦往往有被刼掠不能自拔者近日賊搶婁塘羅店等處驅率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與吾民私語言是某府州縣人被賊脅從未嘗不思鄉里但已剃髮從其衣號與賊無異欲自逃去反為州縣所殺以此只得依違苟延性命惡望官府設法招徠明以丹青生活之信務在孤弱其黨賊勢不久自當解散此古人制敵遏盜之長策也又聞民間

不見官府出軍以為當俟請旨須大軍之至竊見祖宗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設立衛所鎮戍連絡每年風候調發舟師出海後又設都指揮一員統領諸衛專以備倭為名今倭賊憑陵所在莫之誰何但見官司紛紛抽點壯丁及原役民快皆素不教練之民驅之殺賊以致一人見殺千人自潰徒長賊氣使海外蠻方聞之皆有輕中國之心非祖宗設立沿海軍衛之意也當事者拘碍文法動以擅調官軍為解竊伏讀大明律擅調官軍

一款其暴兵卒至欲来攻襲事有警急及程途遥遠者並聽從便火速調撥軍馬乗機勦捕若冦賊滋蔓應合會捕者鄰近衛所雖非所屬亦得調發策應若不即調遣會合或不即申報上司及鄰近衛所不即發兵策應者與擅調官軍罪同此各衛得自調撥策應之明文也今賊殺害人民搖動畿輔蘇松內地城門經月不開百姓喁喁各衛擁兵深居賊在近郊不發一矢忍以百萬生靈餌賊幸其自退豈可得哉夫以沿海之衛自足備

禦令獨民兵支吾玩愒養寇及其必不可已然後請旨動調大軍夫以民兵則氣力孱弱以大軍則事體隆重是虛設沿海數百萬之兵也況大軍之至吾民饜飽豺狼之腹已久矣賊聞天兵既下倏忽遁去雖貔貅百萬悵望空波徒使百姓騷然而已乞蚤為裁處遵照大明律軍政調撥策應庶殄滅有期不煩朝廷動調大軍實地方生靈之幸

三江圖叙說

古今論三江者班固韋昭桑欽之說近之但固以蕪湖東至陽羨入海昭分錢塘江浦陽江為二桑欽謂南江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歷長瀆為不習地勢程大昌辯之詳矣然孔安國蘇軾所論亦未必然也今從郭璞以岷江淞江浙江為三江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楊子江吳淞江錢塘江三處入海而皆以江名其為三江無疑但淞江湮塞細弱無復江之形勢世遂忽之而不論耳宋淳熙中直學士邊寔修崑山志言大海自西𣵀分南北由

斜轉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垛謂之吳松江口鼈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三江既入禹蹟無改此今日之所目見諸儒胸臆之說不足道也

淞江下三江圖敘說

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淞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二百餘

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吳
地記淞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庚仲初注揚都賦
太湖東注為淞江七十里有水口流東北入海為婁江
東南入海為東江益淞江之有婁江東江如岷江之中
江北江九江其實一江耳昔賢以此解淞江下之三江
口非以為禹貢之三江也吳郡續志云淞江受太湖一
自長橋流入同里犂湖瀼由白蜆江入薛澱湖一自甘
泉橋由淞江尾東華澤湖自急水港至白蜆江入澱湖

而注之海以正義吳地記求其所在則淞江北行七十里分流者當在今崑山之境説者徒欲尋求二江而不知由淞江細弱所以奇分之水遂不可見續郡志云崑山塘自婁門歷崑山以達于海以劉家港為婁江意亦附會也

二石説

樂者仁之聲而生氣之發也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在齊聞韶則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考之尚書自堯克

明峻德至舜重華恊於帝四岳九官十二牧各率其職至於蠻夷率服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至仁之澤洋洋乎被動植矣故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又曰庶尹允諧曰鳥獸蹌蹌鳳凰來儀又曰百獸率舞此唐虞太和之景象在於宇宙之間而特形於樂耳傳曰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吕氏春秋曰堯命夔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擊石拊石夔之所能也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也此唐虞之際仁治之極也顏子學於孔子三月不違

仁而未至於化孔子告之以為邦而曰樂則韶舞豈驟語以唐虞之極哉亦教之禮樂之事使其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歌有虞氏之風淫聲亂色無以奸其間是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而為仁之用達矣雖然由其道而舞百獸儀鳳凰豈遠也哉冉求欲富國足民而以禮樂俟君子孔子所以告顔子即冉求所以俟君子也欲富國足民而無俟於禮樂其敝必至於聚斂子游能以絃歌試於區區之武城可謂聖人之徒矣自秦

以來長人者無意於教化之事非一世也江夏呂侯為青浦令政成而民頌之侯名調音字宗夔又自號二石請予為二石之說予故推本尚書論語之義以達侯之志焉

張雄字說

張雄既冠請字於余余辱為賓不可以辭則字之曰子谿聞之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言人有勝人之德而操之以不敢勝人之

心德處天下之上而禮居天下之下若谿之能受而水歸之也不失其常德而復歸於嬰兒人已之勝心不生則致柔之極矣人居天地之間其才智稍異於人常有加於愚不肖之心其才智彌大其加彌甚故愚不肖常至於不勝而求反之天下之爭始於愚不肖之不勝是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才智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而天下卒莫之勝則其致柔之極也然則雄必能守其雌是謂天下之谿不能守雌不能為天下谿不足以稱

雄於天下

陳伯生字說

海虞陳生之名曰寅未知所以尊其名也問言於余余字之曰伯生而為之論天地生人之始蓋混混然也既而天開於子子者滋也氣於此而始滋也地闢於丑丑之言紐也言氣之始固也人生於寅寅者言萬物之生螾螾然也然則寅者人生之時也故謂之寅則生氣莫盛焉三代異尚而孔子以夏時告顏子所以治天下之

道世之君子以為孔子之意在於改正朔而已而不知其有取於生之道也顔子退而得其旨故不數數於為天下而請事斯語至於三月不違仁焉是乃所以服膺孔子所謂行夏之時也吾人相與並生於天地之間所以知樂其羣而有禮義慈讓之心者夫亦有此生理而已或曰寅者敬畏也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舜之所以命伯夷也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周公所以稱中宗也夫孰知夫寅者生道也心生故能直清能自檢於天命嗚呼

世之君子不知人生於寅之旨而徒曰敬畏者鮮不至於助忘而失其本余故以伯生為寅之字此乃舜典與無逸之本旨也悟者必以予言為然矣

守耕說

嘉定唐虔伯與予一再晤然心獨慕愛其為人吾友潘子實李浩卿皆虔伯之友也二君數為予言虔伯予因二君益知虔伯也虔伯之舅曰沈翁以誠長者見稱鄉里力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虔伯為其女夫予因虔伯

葢知翁也翁名其居之室曰守耕虔伯因二君使予為説予曰耕稼之事古之大聖大賢當其未遇不憚躬為之至孔子乃不復以此教人葢嘗拒樊遲之請而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謂孔子不耕乎而釣而弋而獵較則孔子未嘗不耕也孔子以為如適其時不憚躬為之矣然可以為君子之時而不可以為君子之學君子之學不耕將以治其耕者故耕者得常事於耕而不耕者亦無害於不耕夫其不耕非晏然逸已而已也今天下之

事舉歸於名獨耕者其實存耳其餘皆晏然逸已而已也志乎古者為耕者之實耶為不耕者之名耶作守耕說

東隅說

東海之際謂之東隅西海之際謂之西隅南海之際謂之南隅北海之際謂之北隅中央之際謂之中隅人知四海之際謂之隅庸詎知中央之謂隅也知中央之為隅庸詎知四海之隅不謂之中耶子適於其東而號曰

東隅庸詎知三海之際不有與我相角者從三海之際而觀之而號曰東隅去三海之際而觀之庸詎知我為東隅者故東隅者適然者也方物之生各有所適蜀人奚必知越越人奚必知燕哉今子處乎東者也循是以西天不加圓地不加方循是而又東天不加墮地不加傾徂節乎暘谷之地總轡乎扶桑之墟仰角宿之旦啓曜靈之藏遊遨乎舂宫泛觀乎溟渤衋然隱几而噓倚梧而吟者也故東隅者適然者也適然則幾乎道矣

懷竹說

夏太常風流雅韻寄於楮墨間意之所至揮洒所及有不自知雖為好事者所珍襲然不足以為太常重蓋太常非命於竹者也適也而其子孫懷之者非固於竹者也情也君子之於其先雖涕唾遺物莫不可珍而悽愴惕怵有不能自已者然予有進於是焉子孫之身即祖宗之身也竹猶懷之而況其身乎凡人作事無法浪言苟行此心漫然任其所之皆由於無所懷之故知所懷

也則竦息顧慮擇地而蹈將不能以一日自安況曰吾祖宗之身乎被髮跣袒而號於市人謂之狂俄而纓冠振屨揖讓進退人即以為儒者在乎懷與不懷之間也為太常子孫者必慎而言顧而行深自貴藉若持重寶焉惟恐失之斯善懷矣苟徒出於一時感動俄而忘之注意於殘楮敗墨間而失其所以重非君子所謂孝思也予祖母實太常之孫女玄孫焕與予為表弟以懷竹自命予故勗之如此云

朱欽甫字說

朱欽甫名邦奇以其字弗協也欲更之歸子曰古之有名別稱而已不必其美也其有字也為卑者設也諱名而已不必其協也必美以協之者非古也雖然有教焉君子不廢也子之字足以為教而徵諸其名何謂弗協乎益欽者天下之事之所以成也此心少不出於欽而橫潰恣肆將隳敗而不可舉而精神意慮之所遺者多矣是以號為天下之奇材者知其無以易乎欽而欽者

所以用奇者也騂騮之馬羈䩭鞭策而馳騁乎千里之途楩梓豫章參天之木必就規矩而充乎棟梁之用若必泛駕必銜橛必擁腫屈曲以為奇者非奇也君子之道智足以高天下而不輕用其智勇足以懾天下而不輕用其勇有絶世之姿而常不敢有先乎庸人之心故其智勇奮而天下莫能當若必狂走叫號抉其所貴而希心於跅弛之士以為奇者非奇也昔者帝堯之時天下之英才並庸於朝於是僉舉治水者莫能出鯀焉夫

英賢之聚也治水之大任也而莫能舍鯀也則鯀者天下之奇材而弗欽焉其與庸無幾矣之詭變君子惡之然吾讀孫子之書多警畏之辭而以處女用脫兎孫子之為奇者無出於是欽父可以類觀矣胡可更也吾嘗聞其崖畧於洛閩諸君子欽甫不以予言為迂當為欽父終日陳之

周時化字說

周永寧時化居婁門年甚少即舍所學遊于諸侯王故

趙王賢而好書時化挾書以往王頗優遇之既而之大梁今鎮平王中尉西亭公尤賢而好書故時化歲時往來大梁一日過余求為其字之說古者冠而字賔為之辭禮也時化冠久矣而其名與字又無當也然古之命名不必皆有其義字而賔贈之雖不當冠之時可也昔漢東平王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以為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横權譎之謀漢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議者多稱鳳策而不

知王求書而不予何漢示之不廣也國家太平二百年王子雖無事任而禁網濶畧故得時購四方之書廣厦細旃從容論道豈非天子之賜而國家永寧之效歟而時化亦得以其時彈鋏而遊於侯王之門葢比于天地之陶鈞而蟲魚皆獲自遂其生此其所以自喻者其在此也

莊氏二子字說

莊氏有二子其伯曰文美予字之曰德實其仲曰文華

予字之曰德誠且告之曰文太美則飾太華則浮浮飾相與敝之極也今之時則然矣夫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巧不如拙辯不如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欲文之美莫若德之實欲文之華莫若德之誠以文為文莫若以質為文質之所為生文者無盡也一日節縮十日而羸衣不鮮好可以常服食不甘珍可以常飧故曰賁無色也賁為無色非無色而後貴也吳在東南隅古之僻壤泰伯仲雍之至也予始怪之而後知聖人之用心也

彼以聖賢之德神明之冑目覩中原文物之盛秘而弗施乃和于俗若入祼國而顧解其衣以其民含朴而不可以漓之也洎通上國始失其故奔潰放逸莫之能止文愈勝偽愈滋俗愈漓矣聞之長老言洪武間民不粱肉閭閻無文采女至笄而不飾市不居異貨宴客者不兼味室無高垣茅舍鄰比强不暴弱不及二百年其存者有幾也予少之時所聞所見今又不知其幾變也大抵始於城市而後及於郊外始於衣冠之家而後及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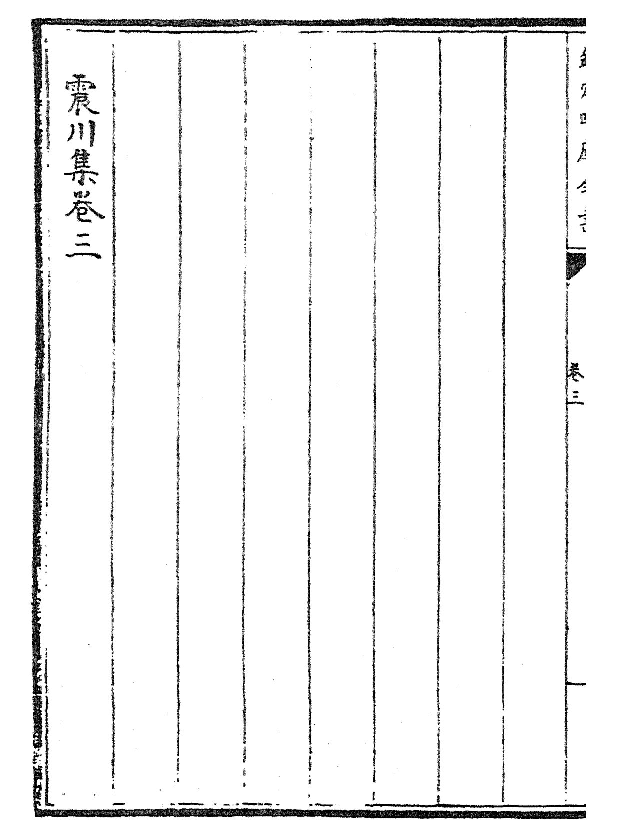
城市人之有欲何所底止相誇相勝莫知其已負販之
徒道而遇華衣者則目睨視嘖嘖歎不已東鄰之子食
美食西鄰之子從其母而啼婚姻聘好酒食晏台送往
迎來不問家之有無曰吾懼為人笑也文之敝至于是
乎非獨吾吳天下猶是也莊氏居吾里中獨以朴素自
好務本力業供役于縣為王家良民德實自樹立門戶
而德誠贅王氏皆以敦厚為人所信愛此殆流風末俗
所浸灌而未及者其可不深自愛惜以即其所謂實而

勿事於飾求其所謂誠而勿事於浮禮失而求之野吾猶有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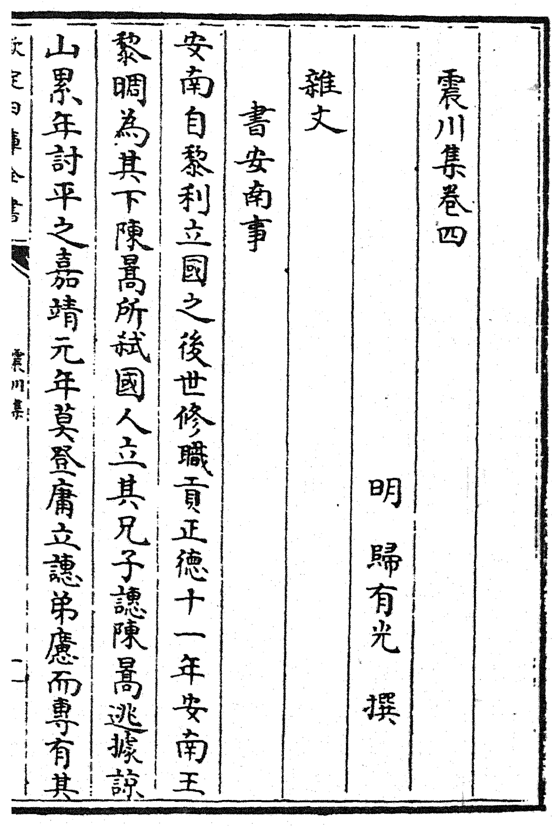
二子字說

予昔遊吳郡之西山西山並太湖其山曰光福而仲子生於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三年季子生於安亭而予在崑山之宣化里故名曰安孫於是福孫且冠娶予因爾雅之義字福孫以子祜字安孫以子寧念昔與其母共處顛危困厄之中室家懽聚之日益少非有昔人之

勤勞天下而弗能子其子也以是志之益出於其母之意云今母亡久矣二子能不自傷而思所以立身行道求無媿於所生哉抑此偶與古之羊叔子管幼安之名同二公生於晉魏之世高風大節邈不可及使孔子稱之亦必以為夷惠之儔夫士期以自修其身至於富貴非所能必幼安之隱叔子之仕予難以擬其後若其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不然要為流俗之人苟得爵禄功名顯於世亦鄙夫也



震川集卷三



震川集卷四

明 歸有光 撰

雜文

書安南事

安南自黎利立國之後世修職貢正德十一年安南王黎晭為其下陳暠所弒國人立其兄子譓陳暠逃據諒山累年討平之嘉靖元年莫登庸立譓弟懬而專有其

國會天子新即位詔賜外國使者至龍州界移告諒山衛無所荅知其國內亂未達而返其後登庸鴆殺黎𢡟立已子登瀛僭號改元而黎譓死清源府國人奉其子寧為世孫十五年天子以皇子生諭少傅言頒詔髙麗安南時安南不賔貢者二十一年兩廣大臣歳歳牒問未得其要領天子慨然欲發兵誅之而雲南人亦奏安南人㦸嚴威犯邊於是少傅言言天子繼天立極君主華夏安南負固為逆久不來庭無所逃於天討太宗皇

帝之兵初分兩道而入益安南地域東起廣東之欽州迤西歷廣西之左江至臨安之元江為界而廣西龍州所必由之道憑祥州則其要害也西則由臨安經蒙自縣河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四五日程耳大司馬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罰負固不服則侵放弑其君則殘滅兹有苗實負三罪上干天討自速滅亡聲罪正名可傳檄而定矣明年黎寧臣鄭惟憭潛走京師奏言登庸逆亂之故乞正天討譯問惟憭言往者憑祥州關隘梗阻

海東長慶高平安平歸化安西沿邊州峒土官以非安
南故所往來不為假道惟僚挾宗圖奏章入商舶中隨
風飄至占城餘二年始得來見天子議者以朝廷方欲
興師而使者忽至恐有詐請遣人到邊牒驗之而置惟
僚錦衣衛密室中惟僚奏去國日久不知國内存亡諜
間恐泄事機賊將生計曠日彌月是絶世孫之望阻國
人之心而顯惟僚不為國之罪也逆徒文書多於憑祥
上下凍龍州昔惟僚師師攻諒山使黃公顯迎朱埴朱

墶者故國王所遣告急使也可問馮忠祥州人某年月果有諒山衛官黃公顯將兵會上官李珠攻上琴行廬社以水牛黃牛謝李珠可驗鄭惟僚黎氏臣也天子於是再下廷臣議決攻討之計

書郭義官事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翁馴擾不去翁留妾守田舍卒一歲中數至翁還城虎送之江

上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為小豹每見虎來
其妾喜曰小豹來主且至速為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
矣至則隨翁帖帖寢處冬寒卧翁足上以覆煖之竟翁
去復入山如是以為常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故
會昌人言郭義官飯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庭咆哮
庭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
嘉靖癸丑翁孫惠為崑山主簿為予言此又言歲大旱
禱雨不應衆强翁書表焚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

應有雨奈何令郭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然翁平日為人誠朴無異術也予嘗論之以為物之鷙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以豢之而佛老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怪學者以為誕妄不道然予以為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異類猛獸無所不同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疑之郭義官事要不可知嗚呼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

極其理之所至也

書張貞女死事

張貞女父張燿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者嘉興人僑居安亭其妻汪嫗多與人私客老矣又嗜酒日昏醉無所省諸惡少往往相攜入嫗家飲酒及客子娶婦惡少皆在其室內治果殽為歡宴嫗令婦出徧拜之貞女不肯稍稍見姑所為私語夫曰某某者何人也夫曰是吾父好友通家往來久矣貞女曰好友迺作何事若

長大若毋如此不媿死耶一日嫗與惡少同浴呼婦提湯見男子驚走遂歸母家哭數日人莫得其故其母强叩之具以實告居久之嫗陽為好言謝貞女貞女至則百端凌辱之貞女時時泣語其夫令謝諸惡少復乘間從容勸客曰舅亦宜少飲酒客父子終不省反以語嫗輒致搒掠惡少中有胡巖最桀黠羣黨皆畀下之從其指使一日巖衆言曰汪嫗且老吾等不過利其財且多飲酒耳新娘子誠大佳吾已寢處其姑其婦寧能走上

天乎遂入與嫗言小新婦介介不可人意得與胡郎共寢即懽然一家吾等快意行樂誰復言之者嫗亦以為然謀遣其子入縣書獄嫗嘗令貞女織帨欲以遺所私奴貞女曰奴耳吾豈為奴織帨耶嫗益惡之胡巖者四人登樓縱飲因共呼貞女飲酒貞女不應巖從後攫其金校貞女詈且泣還之貞女折校擲地嫗以巳校與之又折其校遂罷去頃之嫗方浴巖來共浴浴巳嫗曰今日與新婦宿巖入犯貞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以杵擊

巖巖怒走出貞女入房自投於地哭聲竟夜不絶明日氣息僅屬至薄暮少蘇號泣欲死巖與嫗恐事泄縶諸床足守之明日名諸惡少酣飲二鼓共縛貞女椎斧交下貞女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刃刺我令速死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又椓其陰共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焚其室鄰里之救火者以足蹴其尸見赫然死人因共驚報諸惡少皆潛走一人私謂人曰吾以鐵椎椎婦者數四猶不肯死人之難死如此貞女死時

年十九耳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鞫之女奴歴指曰是某者縛吾姊某以椎擊某以刃刺嫗罵惡少曰吾何負於汝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嫗尋死於獄貞女為人淑婉奉姑甚謹雖遭毒虐未嘗有怨言及與之為非獨亢然蹈白刃而不悔可不謂賢哉夫以羣賊行汚閨闥之間言之則重得罪不言則為隱忍抑其處此尤有難者矣自為婦至死踰一年而處汪氏僅五月或者疑其不蚤死嗟乎死亦豈易

哉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空中鼓樂聲祠中火炎炎從柱中出人以為貞女死事之徵予來安亭因見此事嘆其以童年妙齡自立如此凜然毛骨為竦因反覆較勘著其始末以備史氏之採擇

張貞女獄事

初胡巖父子謀殺貞女傭奴王秀故嘗與嫗通後已謝去巖以金餌之呼與俱來本欲焚尸以滅跡又欲誣貞女與王秀私而自殺其造意為此兩端蓋今豪家殺人

多募取其尸焚之官司以其無跡輒置不問故殺人往往焚尸為吏者不可不知也火起人來救之巖裸身着草履其衣為血所濺卒無衣易也人或謂胡郎事如是奈何巖疾視曰若謂有何事耶亟令汪客詣縣且如所以誣貞女者會汪客醉卧縣門外而貞女父張耀已先入告之矣耀弱人其婦翁已得巖金教耀獨告朱昰及典史來驗巖尚揚揚在外為賂驗者貞女喉下刀孔容二指尚有血沫噴湧仵人裂其頸譟曰無傷者盡去其

衣膚青腫寸斷如畫紋脅及下體皆刀傷血流市人盡呼寃或奮擊仵人縣令亦知仵人受賂然但薄責而已一日令晝寢夢金甲神人兩髆流血持刀前曰殺人者胡鐸胡巖也不速成此獄當刺汝心令驚起問左右知有胡巖巖父胡堂令因謂堂鐸聲近訛也逮女奴鞫之遂收巖等先是嫗貲千金悉寄巖家巖以是益得行金求解時有張副使罷官家居與丁憂丘評事兩人時時入縣縣令問此兩人張顧丘曰老法司謂何丘曰殺一

女子而償四五人難以申監司也益令多新進不諳法律又獄上御史常慮見駁損傷聲譽故以惑之令果問計兩人教令以雇工人奸家長妻律坐王秀足矣以故事益解巖等皆頌繫方俟十五日再驗貞女遂釋巖等會令至學諸生告以大義令方慚悔回縣趣召巖等巖等自謂得釋兩人亦坐縣治前候獄定即持金回也令忽縛巖等以朱墨塗面迎至安亭且遣人祭慰貞女兩人相顧變色逼去安亭市中無不鼓舞稱快時吳中大

旱四月至于六月不雨及是大雨如注巖復賂守卒毙
嫗于獄欲以絶口且盡匿其金令亦疑巖所為然但譙
責守卒而已先是貞女之死數有神怪至是暴嫗尸于
市汪客夜持棺欲竊斂之鬼數百羣逐汪客去令猶以
兩人言欲出為從者會女奴指周綸實以椎擊貞女鞫
問數四不易辭令無如之何獨貸朱晃晃是夜實共殺
者不獨于户外竊聽而已獄已具兩人猶馳赤日中泊
舟所居數里外竟日相謀丘曰我至大理此獄必反張

對人稱巖猶曰胡公其無人心如此貞女之外祖曰金炳炳父楷成化乙未南宮進士第二人為涪州知州以卒貞女死時炳家近先往見其尸得金遂不復言及母黨之親多得其金雖張耀亦色動其族有言而止予論貞女事已詳又著其獄事以志世變即此一事其反覆何所不至獨恃猶有天道也嘉靖二十七年七月書

貞婦辨

張貞婦之事邑宰訊鞫之詳傳爰之當昭昭揭日月于

天下矣或疑貞婦之未得為烈也曰其遜于毋氏也胡不自絕而來歸也曰義不能絕于夫也有妻道焉遂志而亂倫非順也曰其來歸也胡不即死曰未得所以處死也有婦道焉潔身以明汙非孝也然而守禮不犯嚮然于泥滓之中故以淫姑之悍虐羣兇之窺闞五閱月而逞其狂狡也曰其犯之也安保其不汙也曰童女之口不可滅也精貫日月誠感天地故庶婦一呼桀夫披靡水不能濡火不能爇蓋天地鬼神亦有以相之不可

以常理論者夫事有先後迹有顯闇要之至于死而明矣屈子之沈湘賈生猶病其懷此故都文山縶于幽燕王炎午生祭之以文彼賢者猶不相知如是哉雖然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貞婦之事今日所目見者也謂不得為烈者東土數萬口無此言也彼為賊地者之言也嗚呼綱常與天地終始而彼一人之喙欲沈理貞婦曠世之節解脫羣兇滔天之罪吾不知其何心也作貞婦辨

書里涇張氏婦事

嘉靖三十四年冬倭賊退屯海上予得間返安亭故廬時寇氛尚未息而三四年來吳中之士女被戮辱者多矣亦往往有女子之義烈者予方欲咨訪論著之而未及也去安亭二十里近夏駕浦地名里涇有婦張氏其夫死夫之弟攘其田廬逼遂嫁之婦遁逃兄所夫弟偵其兄出刼以如所許陸氏者為婦婦即絶食陸氏婦女老嫗日與居說之不答十月晦竟縊死予嘗讀漢史稱荀

采事采為陰瑜妻十九而寡父更許妻同郡郭奕父偽病篤名女扶抱載之至郭氏女命張四燈與奕相見因勑左右辦浴入室掩戸以粉書扉云尸還陰陰守未成而縊令婦之死於陸氏與采同然采高陽天下名族荀慈明之女知書學問為是易也田里之婦區區不失其志難矣哉命也婦不死於賊邂逅迫脅與遇倭者何以異婦之夫弟歸其屍葬於故夫之旁以成還陰之志予友廣平尹張徳芳書來告予予問之里涇人良然遂書

之

言解

言惡乎宜曰宜于用不宜於無用言之接物與喜怒哀樂均也當乎所接之物是言之道也終日而談鬼人謂之無用矣以其不切於已也終日而談道人謂之有用矣以其切於已也夫以切于已而終日談之而不當于所接之物則與談鬼者何異孔子曰庸言之謹非謂謹其所不可言雖可言而謹耳道之在人若耳目口鼻見

之者不問有之者不言使人終日而言吾耳若何吾目若何吾口與鼻若何則人以為狂謬矣實有耳目口鼻者不待言也飢者言食而飽者不言寒者言衣而煖者不言昔者宰我子貢習聞夫子之教而能為彷彿近似之論其言非不依于道而當時擬之以為言語之科夫學者之學舍德行而有言語之名為宰我子貢者亦可恥矣曾子曰唯顏子如愚二子不為無實之言而卒以至於聖人之道孔子曰予欲無言聖人之重言也如是

聖人非以言為重者也四時行百物生聖人之道也

解惑

嘉靖己未會闈事畢予至是凡七試復不第或言翰林諸學士素憐之方入試欲得之甚索卷不得皆缺然失望蓋卷格于簾外不入也或又言君名在天下雖嶺海窮徼語及君莫不歛衽獨其鄉人必加詆毀自未入試已有毀之者矣既不第簾外之人又摘其文毀之聞者皆為之不平予曰不然有舉之而吾得焉是舉之者勝

也而擠之者不勝也有擠之而吾失焉是擠之者勝也而舉之者不勝也有譽之而吾得焉是譽之者是也而毀之者非也有毀之而吾失焉是毀之者是也譽之者非也彼其人若非且不勝矣而又何足與辨乎彼其人既是且勝矣而又何可與較乎夫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人不得而舉與擠也不得而譽與毀也是有天命焉實未嘗舉也未嘗擠也未嘗譽也未嘗毀也昔年張文隱公為學士主考是時内江趙孟静

考易房趙又為公門生相戒欲得予甚而不得後文隱

公自內閣復出主考屬吏部主事長洲章楙實云君為

其鄉人必能識其文而章亦自詭必得然又不得當是

時簾外譁擠之耶子路被愬於公伯寮孔子曰道之將

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沮于臧倉而曰

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故曰有天命焉晉樂廣嘗與客飲

酒客見盃中有蛇惡之歸而疾作時河南聽事壁上有

畫漆角弓作蛇形廣以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問客

所見如前廣因告所以而客疾遂愈今或者之言皆盃中之蛇類也作解惑

道難

當周之時去先王未遠孔子聘於列國志欲行道晨門荷蕢沮溺丈人之徒皆譏之孔子不以為然而道竟不可行其與學者論政未嘗不歸於道如答仲弓子張之問仁皆言政也諸子有志于治國而春風沂水之趣終不及曾點故孔子舍三子而與點者以此子游為武城

宰以禮樂為教至論君子小人皆以學道為主則孔氏之門雖所施有大小其與孔子之治天下一也自管仲申商之徒以其術用於世其規畫皆足以為治然皆倍于道故莫不有功效而禍流于後世後世言治者皆知尊孔氏黜百家而見之行事顧出於申商之下天下當積世弛廢之餘一旦欲振起之而無所主持如庸醫求治療雜劑亂投欲如申商一切之術已不可得矣永年蔡先生之守蘇州其志汲汲于為道務在節用愛人倣

周官州黨族閭屬民讀法之政而時進學者與之語道
吳故大郡先生獨常從容于吏治之外有春風沂水之
趣然習俗安於其故或竊有異議先生稍不自安於心
即悠然長往學者與小民之慕愛如失父母而余門人
沈孝年已及艾有原憲之貧先生獨喜其論經有師法
時延進存問以二千石之重念及蓬蓽之士其留意境
内之人才若此余為令吳與竊拜先生之下風不敢以
今世之吏自處而鄧析之徒為謗日甚先生之門時亦

有傳其言者唯先生不然曰歸君以大道治縣汝輩何以述此言予曾不能如先生之所許然同心之言未可以為世人道也余官邢州去永年百里先生還家久始知之因造其廬留飲食共語畧不以官爵為意獨言及為守事不覺悵然以不克盡其志也時風雪滿庭送予出門約明春共游太行余以入賀留京尋有滁州之命欲還過永年與先生別作道難以為贈

懼讒三首

班孟堅爲蒯通傳賛云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
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弒
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毁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
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
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
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自
漢以來其如此類覆邦家者何限然小人之害君子而
國與身亦受其禍故史得而載之若人有陷人於不知

之中如射工沙虱使人與國家受其陰禍而世莫能言之已又逃其人刑天譴此尤可痛也

唐史載盧絢嚴挺之皆為明皇所屬意李林甫竟以計去之使明皇若初不知此兩人者至於人主之所不及知者林甫能容之進乎德宗時李希烈反欲遣使而難其人盧杞薦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内人所信服遂陷魯公竟為希烈所殺小人之於君子鄉上之所惡則毁以害之鄉上之所善則譽以害之杞之於

魯公是也人主非至明安得不𡨋其計哉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君子不幸與之遇能自全者鮮矣

韓文公為人坦直計無所致惡於人為國子博士相國鄭公賜之坐索其所為詩書即有讒於相國者又有讒於李翰林者語曰女無美惡入宫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君子之致惡於小人豈有知其所以然哉文公作釋言以自解既自云不懼而何為作此文累數百言

以此見文公懼讒之深也

甈喻

人有置甈道旁傾側墮地甈已敗其人方去之適有持甈者過其人亟拘執之曰爾何故敗我甈因奪其甈而以敗甈與之市人多右先敗甈者持甈者竟不能直而去噫敗甈者向不見人則去矣持甈者不幸值之乃以其全甈易其不全甈以其不全甈易其全甈事之變如此而彼市人亦失其本心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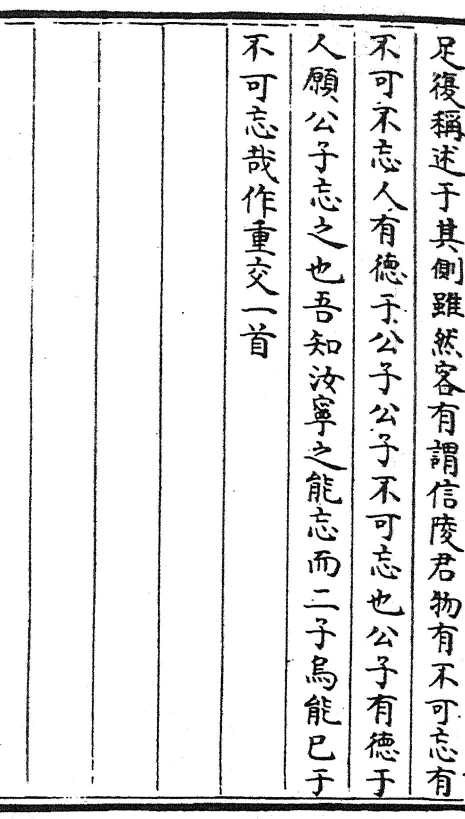
性不移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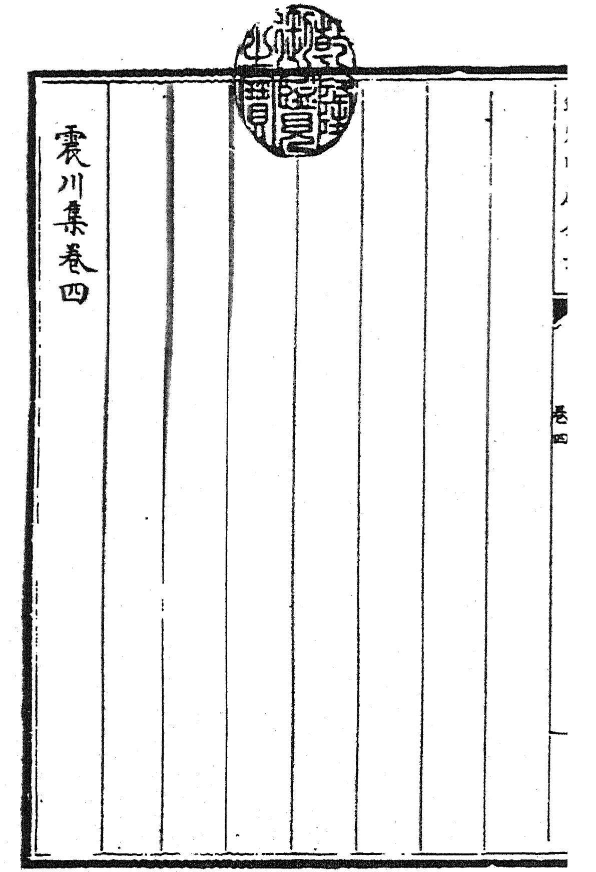
人之性有本惡者荀子之論特一偏耳未可盡非也小人於事之可以為善者亦必不肯為於可以從厚者亦必出於薄故凡與人處無非害人之事如虎豹毒蛇必噬必螫實其性然耳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之言萬世無弊者也易曰小人革面小人僅可使之革面已為道化之極若欲使之豹變堯舜亦不能也

重交一首贈汝寧太守徐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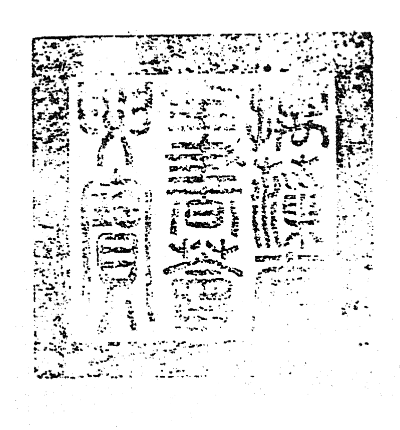
昔博昌任彥升好擢奬士類士大夫多被其汲引當時有任君之號及卒諸子流離生平知舊莫有收卹之者平原劉孝標泫然悲之乃著廣絶交論余以為孝標特激于一時之見耳此葢自古以來人情之常無足怪者今世取士之制主司以一日之知終身定門生之分而諸省解試類以御史監臨主司之權遂移于簾外往往州縣官皆得閱卷其所取士亦謂之門生太倉陸虞部予如昔在嚴郡有事浙闈所得士三人其二人則汝寧

太守長興徐子與岳州守餘姚金某也虞部既没二子
嗚陽嗚鑾頗不能自振汝寧前奉使吳中尋訪其家厚
加存䘏今年虞部故時第宅為人所侵汝寧書抵岳州
復為書展轉訟理卒得其直劉子所謂羊舌下東之泣
郈成分宅之惠于今見之天下知篤門生分義者多矣
然不能不以形勢為厚薄其于二十年不忘于既没之
後者葢未之見也二子念無以報其從父兄明謨為求
余文以為贈夫汝寧敦行古道其于為義不啻毫毛何


足復稱述于其側雖然客有謂信陵君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吾知汝寧之能忘而二子烏能已于不可忘哉作重交一首



震川集卷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謄錄監生臣王茂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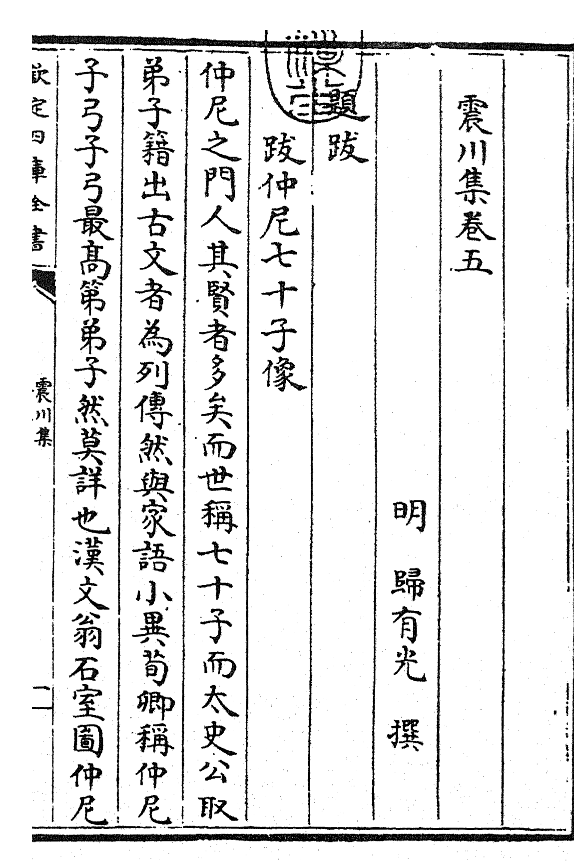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川集卷五 六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震川集卷五

明 歸有光 撰

題跋

跋仲尼七十子像

仲尼之門人其賢者多矣而世稱七十子而太史公取弟子籍出古文者為列傳然與家語小異荀卿稱仲尼子弓子弓最高第弟子然莫詳也漢文翁石室圖仲尼

弟子別有林放遽伯玉申棖申黨史記所不載宋思陵摹石臨安有御贊及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此卷葢從臨安石本傳摹雖年代久遠而典刑具存彷彿復見洙泗之間齗齗如也韓子云惜乎吾不及其時揖讓其間撫卷太息者久之

題洪武京城圖志後

右京城圖志一卷洪武間奉勅纂修故鄉貢進士吳中英家藏辛卯之歲有光赴試京闈中英以見示令二十

有九年矣偶閲元御史臺所纂金陵志念今市朝改易
無複六朝江左之舊因從吳氏再借此本觀之信分裂
偏安之跡與混一全盛之規𢢽迥别如此自永樂移門
儒臣附會以為高皇帝無再世之計也甞伏讀御製閲
江樓記云自禹之後四方之形勢有過中原而不都於
天地生人氣運循環而未周朕當天地循環之初氣創
基於此非古之金陵亦非六朝之建業也道里之均萬
邦之貢順水而趨公私不乏之利亦久矣夫帝王所為與

天地應高皇帝之論葢度越千古真有所謂配皇天迭

祀上下自時中乂之意愚生自謂獨能竊知之與世俗

所論建都者不同因特著於此

跋高麗圖經後

自燕薊淪於契丹宋與高麗常由登州通使熙寧七年

又改道明州自此明越困耗朝廷館餼賜予三節官吏

人舟之費無慮數萬故蘇文忠公常以為言欲罷之而

崇宣之際迺再使焉競充上節官為此書獻之又明年

而青城之禍作矣可勝嘆哉夫高麗與遼接壤其勢不得不奉其正朔而尊事之而畧於待宋於時中國之體亦卑矣永祐不知喪敗之已迫區區猶事遠方至建炎以後事勢益異乃欲從三韓結雞林以奪二帝之駕其為迂謬真可笑也臨安去四明僅隔一浙水常惴惴有不測之虞遂謝却其使迄於宋亡觀競之書頗欲尊崇中國而予獨以歎宋之不競也

跋禹貢論後

禹貢論五十二篇得之魏恭簡公而亡友吳純甫家藏有禹貢圖皆淳熙辛丑泉州舊刻也泰之此書世稱其精博然予以為山川土地非身所履終無以得其真太史公言張騫窮河源烏睹所謂崑崙者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使驛治運河吐番朶甘思西鄙星宿海所謂河源者始得其真如泰之所辨鳥鼠同穴數百言以為二山而吾郡都太僕常親至其山見鳥鼠來同穴乃知宇宙間無所不有不可以臆斷也

題興都志後

興都志工部尚書顧璘奉進聖旨以體例不合皇考妣聖蹟有國史實錄備載寶藏金匱有不當贅書者太倉潘德元為承天府同知以志抄本見示云此志後復進呈上以手撥去禮部遂不敢刊行按志止宜載陵邸殿宇獻皇事不當續書既得旨後不能改宜見却也獻皇在國尚書孫交甚見親禮宮中有所思食物輒令中使於孫尚書家索之交宅並陽春臺即以臺偏地與之仍

為築垣扉遶交第後上即位有中人言陽春臺地為孫
尚書家所占上曰此皇考予之朕何敢奪上之篤孝如
此交成化辛丑進士正德中吏部右侍郎忤劉瑾改南
京瑾誅進南京吏部尚書尋召入戶部賜玉帶麒麟服
免歸嘉靖初召還復謝病歸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
夫柱國謚恭僖贈少保益以舊恩也交有女獻皇欲聘
為世子妃交言王下交我誠厚然吾女不欲納王宮固
謝之獻皇頗不樂後亟求引去交益以此自嫌其女遂

不復嫁人而卒然上終始厚待之也潘君所聞如此

先君云外祖太常卿夏公與孫交尚書有舊正德時外祖家人至京師孫夫人自呼入問死生及家事為之出涕以此知前輩交情之厚偶因潘别駕談及孫尚書事思先君之言并記之按二公不同時疑有誤

跋唐石臺道德經

右唐玄宗注老子道德經開元二十三年用道門威儀司馬秀言令天下應修官齋等州皆於一大觀立石臺

刋勒邢州故有龍興觀開元二十七年刺史李質立石摹勒如制至宋端拱初觀臺已廢没知州軍事何纉始修復之鐫記於臺左方余至邢州龍興觀已廢僅存半畝之宫先有尼居之前太守徐衍祚改為社學而石臺尚存隱於屋後人少知之者千年之物莫知愛惜計亦不能久矣

跋佛頂尊勝陁羅尼經幢

右佛頂尊勝陁羅尼經幢在邢州開元寺唐高宗湻化

二年始自葱嶺而來此經能滅衆惡業廣利羣生及翻譯始末經序詳之幢在西廡下其西面剝落故書字與立石之年月皆不可知計必此經初入中國未久寺建於開元當是開元書也

跋大佛頂隨永尊勝陀羅尼經幢

余既得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於開元寺又於寺後院見此幢題曰大佛頂隨永尊勝陀羅尼經之幢前有序而此無序前曰罽賓沙門佛陀波利奉詔譯此曰特進試

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司空謚
大辯正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詔譯翻譯俱
在永淳間而有此不同畧見序文此幢梁乾化五年葬
僧大德而建按梁太祖乾化元年六月被弒再歲而末
帝誅友珪自立復稱乾化三年四年唐莊宗取燕勢益
强會趙王鎔南冦邢州楊師厚救之軍於漳水之東次
年莊宗入魏梁晉夾河之戰方始邢州未能一日安枕
而閻寶等尚能及此益自晉宋以來至於五季佛教日

盛故雖兵戈搶攘之際其崇奉不一日廢也今天下承平而民間佛事乃益衰由此言之非必儒者能辟而闢之益其興廢亦有數也

跋廣平宋文貞公碑 大歷七年

右廣平宋文貞公碑顏魯公書在今沙河縣之東北康陵丁丑之年太末方思道為沙河令碑已斷沒出之土中鎔二百斤鐵貫而續之今方公所為修復封樹皆無存矣惟此碑屹立於風霜烈日之中恐亦不能久也歐

陽文忠公以謂魯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猶足以為寶今此碑剝蝕猶少況以廣平之重使歐公得之其為珍賞當倍他書矣

跋帝堯碑 大德元年

右帝堯碑元翰林學士江淮等處宣撫副使充國信使郝經撰世傳堯始封於唐即今唐山縣亦無所據而漢之唐縣及在定之新樂益古地名稱唐者不一而帝王世紀云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則非邢之唐山矣㝠字

記云邢州堯山縣有宣霧山一曰虛無山城冢記云堯登此山以望洪水而訪賢人則初非封國於此寰宇志又云納于大麓大麓在昭慶即今之鉅鹿酈道元水經注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女縣鉅鹿取名焉鉅鹿唐山今皆在邢州之境因以是名唐而祀堯亦不可知郝伯常獨詳堯所生與其封之地而此廟之建於邢者未之及豈非闕於所不知也哉伯常文章節義當時比之東坡先友吳純甫家

有陵川集今亦不存矣余愛重其文故特録之云

䟦商中宗廟碑 開寳七年

右商中宗廟碑宋左拾遺梁周翰奉詔撰翰林待詔司徒儼奉詔書在今内黄亳城鎮有中宗陵焉朝廷歲遣大臣祀之按商自成湯至太戊皆居西亳今河南偃師也太戊子仲丁始遷嚻而河亶甲乃居相故相有殷城即今内黄也而子祖乙又遷於邢則殷諸帝獨河亶甲在内黄疑崩而葬此而中宗自居偃師後世特悮以河

亶甲為太戊耳梁元褒周廣順二年進士為虞城主簿宋初宰相范魯公王文康公以其聞人不當佐外邑引以為秘書郎直史館後歷翰林學士工部侍郎世稱其文能變五代之習與高錫柳開范杲齊名至嘉祐治平古文之盛實胚胎於此云

題太僕寺誌後

懷東顧先生先帝時給事內庭以言事忤旨安置保安益擯棄者二十餘年性好讀書未嘗廢卷今天子即位

名還一歲中超遷至太僕卿諸所建白每上輒報可而寺無掌故乃以編摹之任屬之新建王君先生亦手自蒐輯幾成矣有光時為吏邢州適典廏牧而其官實為太僕屬先生雅故親知不以公禮格也會入京賀萬壽事畢先生與王君擻留止郊外以其稿見示因為校定十數事而改官之命適下遂悉以其書還寺有光方與校太僕誌而尋得官太僕若非偶然者雖然有光向在邢馬官也尚不知馬今為太僕繫銜而已又烏能知馬

事哉書凡先生與諸僚㝠之功而王君之勤也既梓成先生使來告令書姓名於其末云

讀金陀粹編

自宰相監修國史史官之失職久矣以鄂國之勳勞志節檜為誣史欲揜天下之耳目藎海内為之銜寃者三十年始得此編而昭雪其後元史臣亦採此以為傳珂非獨為岳氏之孝子慈孫矣嗚呼世人稍有毫毛輕重人情即隨以異甘心附會無所不至賊檜薫天之勢万

俟高之徒何足罪哉何足罪哉

讀王祥傳

王祥爲後母所虐害祥弟覽後母之子也迺擁護其兄無所不至祥覽俱稱純孝而覽後奕世子孫才賢輿于江左天之所以報之者遠矣

題金石錄後

余少見此書于吳純甫家至是始從友人周思仁借抄復借葉文莊公家藏本校之觀李易安所稱其一生辛

勤之力頃刻雲散可以為後世藏書之戒然予生平無他好獨好書以為適吾性焉耳不能為後日計也文莊公書無慮萬卷至今且百年獨無恙繙閱之餘手跡宛然為之敬嘆云嘉靖三十八年十月既望題

題隸釋後

丙辰歲予在南宮見關陝之士問前歲地震云往往數百里崩陷華山亦忽低小秦雍之間碑石多摧碎圜如鵞卵殆不可曉夫去古益遠古碑存者無什一矣況天

地陵谷之異乎然則歐陽公趙德夫洪景伯所録恐今不可復見也因鈔洪氏隸釋附記於此

跋何博士論

右何博士備論二十八篇今缺二篇而苻秦論頗有脱誤又編寫失次未得善本校之宋世士大夫憤於功之不競而喜論兵如此熙寧間徐禧蕭注熊本沈起之徒用之而輒敗天子尋以為悔元符政和開邊之議復起馴致國亡嗚呼兵豈易言哉

題仕履重光册

昔唐尚書左丞孔戣國子司業楊巨源皆以七十去官韓文公於孔公深歎其賢於人其送楊少尹序比之廣受二子至想見其去時城外送者道邊觀者益愛慕之至以為不可及而歐陽公思潁之志未嘗一日少忘每有蹉跎之嘆自謂日漸短心漸迫有志於强健之時未遂於衰老之後其意亦可悲矣吾邑天方張先生與石川先生父子皆乞身於方艾之年恩詔有品服之褒廷

臣有列剡之薦康強壽考放迹名山豈非古今之所難得者與是卷備載二先生致政始末而海内名卿題識尤多若前大司冦箬溪顧公大司空南坦劉公方與石翁為湖南社會志同道合其稱許之固宜若大冢宰咸寧王公以下皆八座卿少之列方翱翔天衢而褒美之尤不一而足嗟乎士大夫官朝廷常貴乎有高世遠舉之志而後能不為爵禄之所羈縻此諸公所以或出或處之不同莫非所謂同心之言而有味者也

題星槎勝覽

余家有星槎勝覽辭多鄙蕪上海陸子淵學士家刻說海中有其書而加刪潤然余性好聚書獨以為當時所記雖不文亦不失真存之以待班固范曄之徒為之可也凡書類是者予皆不憚讐校卷帙垢壞必命童子重寫盖余之篤好于書如此巳未中秋日

題瀛涯勝覽

余友周孺允家多藏書予嘗從求星槎集以校家本孺

允并以此書見示葢二人同時入番可以相參考亦時有古記之所不載者昔文文山自北海渡楊子江便誦東坡兹遊奇絶冠平生之句入亂礁洋青翠萬疊不可名狀今海南際天萬里其日月風雲山水之殊異惜無以極其恢詭之辭也已未潮生日書

題文太史書後

次谷寶藏衡山真蹟六十年幾失而復得之為之甚喜以此見衡老之重于時而次谷之好尚可愛敬也然衡

老所稱顧仲瑛事疑非其類真愚遊館閣諸公間與之倡和乃一時公卿之雅致而金粟道人其高風殆不可及如張翥楊維楨柯九思李孝光諸名賢豈江南豪右之所可籠致也哉衡老益率爾酬應之作二事本不可以相比也

題張幼于裒文太史卷

文太史既沒幼于裒其平日所與尺牘摹之石上太史尊宿幼于年輩遠不相及而往復勤懇如素交吳中自

來先後輩相接引類如此故文學淵源遠有承傳非他郡之所能及也嗟乎士固樂于有所為若夫曠世獨立仰以追思千載之前俯以望未來之後世其亦可慨也夫

題弘玄先生贊後

弘玄先生姓秦氏名雲字起和予姨母之夫也婁縣治吳淞江北而先妣家在江南姊娣同嫁縣城中往來尤親先妣早棄予少不復能記憶先生追道舊事問之家

君始知其詳為之流涕家君與先生今年皆七十有六姨母長一年今皆康健而先妣之沒四十七年矣因書先生傳贊不勝悲感亦秦風渭陽之志也

書沈母貞節傳後

笠江先生為沈母貞節傳言其孝慈貞淑女則備矣余同年友徐子羽與沈氏為姻家為予言母生平未嘗跛倚不妄言笑其事姑也以姑愛放生遇凡禽鳥為人所得必買而縱之架食以飼飛鳥飛鳥恒滿於其前母輒

彷效其姑故其庭中飛鳥常依人不去也長子日就問學縣中次子日新兼治生產兄弟更衣而出共器而食四十餘年不聞有間言子羽之言如此賢母之懿德蓋章章矣子羽又言沈氏遇仙人呂洞賓者蓋三世余以是知仙人之在天地間常乘雲氣千歲而不化也沈氏無求於仙而仙者即之其世德積善之所感有以哉傳所有不論論其遺事云母姓蔡氏上海沈露之妻年二十六而寡年五十有司奏旌其門時嘉靖三十八年

書冡廬巢燕卷後

石川張大夫在秋官時祁州公年既老矣疏于朝乞歸養得請于是日侍公于家怡怡嬉嬉不忘孺子之慕居久之公卒大夫用遺命葬諸邑南横塘之原廬於墓次有乳燕之祥學士先生髙其行紀述歌咏之者累卷此贈言之所以録也按古廬居之制在中門之外寢苫枕塊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苄翦不納蓋終始不越於殯宮而已矣故儒者之論以廬墓為禮之過然予以為天下

之禮始于人情人情之所至皆可以為禮孝子不忍死其親徘徊顧戀于松楸狐兎之間而不能歸此可以觀其情之至而禮之所本若夫宮禮塋室寢牀之數由之以起焉耳昔者聖人之為喪禮而取諸大過嗟夫天下之事苟至于過皆不可以為禮而獨于愛親之心則不可以紀極故聖人以其過者為禮葢所以用其情也大夫蹈禮以致佳祥之集而孚遠近之譽茲豈偶然哉予自為童子時受知于公所以憐愛之者甚至德音在耳俛仰

今昔為之流涕時欲撫公遺事有所論述而未果于大夫之孝行深有所感竊不自揆序諸末簡云

跋唐道虔答友人問疾書

承尊翰下問適入夢中有失酬答僕之賤恙雅與衆異他人病瘧多氣亂僕茲病瘧神轉清寒熱作而藻思湧不足復為兄談矣就枕之後一念感慨心雄萬夫應制之撰述面君之議論原祖宗之綱紀究廟社之安危廷諍千言具有條理乃遂蕩清宿惡扶植天常明揚幽沈

剔抉淫蠹事已就緒謝政東歸素願大慰則夜已過分以此疾不知當屬何門而治之當用何藥也投以神明之劑止其思慮之淫恐非庸常可與故僕未敢試無妄之藥也承兄愛厚輒述病原觀畢便擲還小僕勿令世人知有此怪症也余友唐道虔以歳貢待選京師病疟因友人來問疾答之如此道虔既殁其家得之篋中噫士之有所負而不獲施使之至於淫溺為病如此可怨也夫而道虔竟以是卒其可悲也夫

跋小學古事

余少時初入學見里師必以小學古事為訓時方五六歲先生為講蘇子瞻對其母太夫人及許平仲難師之語竦然知慕之自科舉之習日敝以記誦時文為速化之術士雖登朝著有不知王祥孟宗張巡許遠為何人者吾里沈次谷先生憫俗之日薄因演小學古事為歌詩頗雜以方俗語使閭巷婦女童稚皆能知之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民在家朝夕出入于

里門恒受教于塾之師里中之有道德仕而歸老者為之師次谷雖不仕亦何愧於古之所謂可以為塾師者耶

題王氏舊譜後

王氏之族元末有諱夢聲者自分水來為崑山州儒學正遂居州之東鄉今州為縣而東鄉隷太倉州太倉之王于今多在仕籍亦既顯矣夢聲以來其世次可得而詳也予姊丈汝康在海東解官還乃有人自越遺王氏

舊譜一卷予閲之率彙合聯綴其為贋本無疑也魏公大名莘人而岐公自成都華陰徙于舒左丞之出潤州丹陽而魯齋先生世居烏傷皆遠不相及而乃合成一圖晉公三子魏公其仲也今魏公獨有其弟旭所謂兄子衛尉寺丞睦皆没不見旭之子天章閣待制子野魏公長子司封之從弟而以為其子岐公之曾大父名求而以為名鼎其季父光禄卿罕從兄禮部侍郎琪皆知名而亦不著此在史傳碑誌班班可考者舛戾如此又

獨取四公像勳宋史之文以為傳而託之名公其他多可笑不足辨也予妻家王氏其譜亦出太原自魏公十四世孫嵋官平江始為吳人葉文莊公所為次其世為南戴王氏者有譜一卷皆虞伯生歐陽元功張伯雨之手書甲寅之歲為倭夷掠去然其家板本尚存差有証據吾婦文有志前世之譜為當別加詢訪可也葉文莊公最為好古然僅得其五世而蒐輯加詳焉公歿後其弟又訪于松江之族後推而上之其難如此葢自唐譜

學之廢而故家大族迷其先世者多矣可勝嘆哉

題立嗣辨後

錫命無子而同父弟宜亦未有子故以同祖兄寵之子能白為子時寵有三子故以能白與錫命子之其理順矣迨後宜生三子而寵子皆殁議者謂能白當還寵而宜子當後錫命錫命是以為此辨以為等之兄弟之子而二十餘年螟蠕式穀之恩不忍更也不忍更者情也情之所在即禮也昔諸葛亮取兄瑾子喬為子及亮有

子瞻而恪被誅無嗣亮遣裔還嗣瑾祀錫命今尚無子與亮異而寵未嘗無子而無孫獨可使能白之子嗣之庶乎無憾也已

跋程論後

鄉先達王文恪公教子弟作論策以蘇氏為法近時學者止取墨卷及書坊間所刻猥雜莫辨惟事剽竊而已余今所選小録論及墨卷可以為式者然懶于徧閱惟取近科會試録及鄉試墨卷不過數十篇學者如能讀

蘇氏之文兼取此以為近格亦不俟乎他求矣

跋程策後

右鄉試程策今兹編類頗亦有所删削益國家典章廟堂謀議及當世施行之務亦或可考于斯起自壬午至癸卯中間缺軼者十之二三此後亦未及續編也

震川集卷五